

程小青

·代表作



血手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程小青代表作

血手印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孔庆东 编选

华夏出版社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小青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重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978 - 7 - 5080 - 1630 - 6

I. 程… II. 中…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495 号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

18 印张 268 千字 3 插页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程小青小传

程小青,1893年生于上海淘沙场(今南市)一个小职员家庭,祖籍安徽安庆,原名青心。1923年任苏州东吴大学附中写作教员后,在苏州购地造屋,题为“茧庐”,又以此为号。自幼因家贫而辍学,16岁入上海亨达利钟表店学徒,晚上到附近夜校补习英文,自学成才。12岁时醉心于《福尔摩斯探案》,后来从翻译到独立创作,成为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第一人”,被誉为“东方柯南道尔”。

早年曾创作言情小说,因情场失意而“矢口不复谈情”,周瘦鹃有小说《情弹》记此事。1914年,程小青《灯光人影》一篇在《新闻报》征文竞赛中入选,小说人物“霍森”被误印为“霍桑”,从此他陆续创作“霍桑探案”系列。1915年迁居苏州,先后执教于东吴大学附中和景海女子师范,1917年,加入基督教监理会。1916年与周瘦鹃等用文言翻译《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十二册,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发行。自学多种国外刑事、侦探学理论,1924年函授攻读美国大学《犯罪心理学》、《侦探学》等课程。1927年,与人合资创办苏州第一家有发电设备的“公园电影院”。1930年,为世界书局用白话重译《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曾主编《侦探世界》月刊,先后加入南社、青社、星社等。1931年,文华美术图书公司出版《霍桑探案汇刊》一、二集。1938年,与徐碧波合编《橄榄》杂志。20世纪40代,世界书局陆续出版《霍桑探案全集袖珍丛刊》计三十种。

1949年后,任教于苏州市第一中学,曾任民进江苏省委委员等职。1957年曾短期创作过惊险通俗小说。“文革”中受批斗多次,于1976年逝世。

目 录

程小青小传	1
险婚姻	1
血手印	30
断指团	74
王冕珠	143
黄浦江中	153
怪房客	184
两粒珠	198
酒后	245
项圈的变幻	256
霍桑的童年	271
程小青主要著译书目	277

险 婚 姻

一 匿名信

在青年俱乐部的阅报室中，靠近窗口的一面，我和霍桑并肩地坐着，手中各执一张报纸，彼此静悄悄地不作一声。这时正交下午两点钟，阅报室中没有别的人，自然这是大家都忙着办公的时间。只有干侦探事务的人，有事时忙得要命，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没事的时候却又整日空闲，恰像失业的人一般。我手中执着一张《申报》的第三张，眼光只凝视在一段新闻和两张相片上面，久久不曾移动。平时凡有什么足以教我注意的新闻，总不外是些奇闻怪案之类，可是这一段新闻却当别论，我心中不但没有惊恐，而且觉得甜蜜蜜的满蕴着愉快的情绪。这是什么新闻呢？别慌，让我来介绍给读者们罢。

这新闻道：

包朗先生和高佩芹女士的婚礼。

著作家包朗君和他的老朋友私家侦探霍桑君，历年以来在社会上所留的成绩已是有口皆碑，介绍原是多余的了。前月里高敬修家里的惊人盗案，也是他二人所破获，本报早经详载。现闻包朗君和高敬修的女公子佩芹女士已经订有正式婚约。这一事的成功，就因包君于捕盗的时候出力独多，并且他单身冒险到盗窟里去，将佩芹女士的珍珠项圈取回来，充分表现出他的勇敢。因此，包君和高女士两情相感，便做成了密切的朋友。现在他们的友谊已更进一步地演化为婚约。这消息各报中传闻已久，最近已经证实，婚期定在本月十九日，礼堂是市政厅。届时一班与包君交好和平素钦佩他的人，一定有一番热闹哩。

我承认这一节新闻，我已读过好几遍，每读一遍，我的心坎中便会产生一种不

可名状的快感。除了这短短的新闻以外,还有那张我心爱的人的照片也足够使我瞧得出神。伊穿一件淡色素缎的夹袄,玄缎的裙子。伊的素颈上挂一串珍珠项圈,是伊的祖母遗留的东西,也是伊最心爱的,并且也就是我们俩结合的媒介物。伊的装束虽很朴素,但仍不减伊天然的妩媚。伊的眸子很灵活,睫毛又浓又长,白皙的肌肤,袅娜的体态,还有那莺啭般的娇喉和温柔的秉性,都是谁也及不上的。我不是自己夸口,我能和这位高佩芹女士结缡,实在可算得艳福不浅。另外一张照片,就是我自己的。我穿一身藏青哗叽的西装,侧面立着。可是我单身的照片从不曾流落在外面,这一张相片,那报馆访员从什么地方得到,却是一个疑问。

我把这个疑团问霍桑,霍桑将报上的照片仔细瞧了一瞧,方才答话。

他说:“这不是你的单身照,是从一张合影上分割下来的。”

我道:“不错,我也觉得如此。但这又是我和谁的合影?”

霍桑沉吟道:“这仿佛是我和你的合影。你准还记得,当我们破获了那震动全上海的《五福党》案时,新华通讯社里曾派人来摄了我们俩人的合影,刊登在各报上。现在你这一张照大概就是从那张合影上分割下来的。”

我点点头,回忆当时我穿的果真是一套藏青哗叽。这照片不但在报纸上刊布,并曾在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面,当作样片陈列过一阵。

霍桑问道:“你们的请帖已经预备好了没有?”我答道:“还没有。我已到华文印刷公司去催过,说明天一定可以印好。”

“今天是三月十四日,你们的婚期是十九,明天发出请帖,还算不得迟。”

“然而,我希望这几天里面不要发生什么岔子才好。”

霍桑微笑着说:“你不必着急,你不见我近来对于琐屑的案子回绝得不少吗?这一次是我的好友的吉期,无论如何,我总得向主顾们告几天假。我保证你在这五天之中,我决不容外界的事情来干扰你的佳期。”

我也笑道:“这固然是你的好意,但事情发生往往有出人意料的,那就说不定啊。”

我说这话,并不是自己对自己幸灾乐祸,实因我对于我们的婚姻期望太切,患得患失的心理酿成了这惴惴不安的心情。

霍桑摇手道:“包朗,你定心些罢。别再疑神疑鬼。一切都有我在,只须你请新娘多敬我一杯喜酒……”

一个俱乐部的职员忽然笑嘻嘻地走进来，霍桑立即住了口，向他点点头。这人姓李，名叫润苍，本来和我们熟识。他一直走到我们的面前，掏出一封信来给我。

他说：“包先生，这几天你们有空，真难得。这封信还是昨天晚上有一个人送来的。”

我谢了一声，将信接过来一瞧，是一个白色西式信封，上面用钢笔写着我的姓名，另有“专呈”二字，字迹还流利，却很生疏。

我问道：“李先生，谁送来的？你可认识？”

这职员摇摇头：“不。是个穿短衣的，年纪还轻，像是什么工人。”

我点点头，随手将信封撕开，抽出信笺来，也同样是钢笔字，只有短短的两行。我默默地看了一遍，不由不大吃一惊。这时我不便声张，等到这姓李的职员走出以后，我才轻轻向霍桑说道：

“霍桑，不好了！你满想什么事都不干，实际上却不容你如此，我的顾虑竟不幸成了事实。”

“什么事？天大的奇案，我们都一概回绝了好了。”

“你瞧这信，你能够回绝吗？”我将信递给他。霍桑缓缓地将信纸展开来，念道：“包朗，你居然想结婚了吗？哼！你历年来作了这许多孽，这才是你清偿的日子到了，你准备好罢！”

霍桑念完了，将信封信笺翻阅了一下，他的目光凝视到地板上去。接着他缓缓地仰起头来，向我微笑着：

“包朗，这也值得担心？”

“你的意见怎么样？”

“这是一封最起码的恫吓信，何必大惊小怪？”

“你以为只是恫吓，并没有从中捣乱的意思吗？”

“据我想，要是真有什么人蓄意捣乱，那尽可以暗中行事，何必预先发一张通知书？”

“这难说，你不记得《猫儿眼》中的江南燕吗？他要和我们斗智，不是也预先通知我们我们的吗？”

“然而，这不能一概而论。这封信上并没有具名，如果像你所说的有人明目张胆地要来害你，怎么又这样子畏首畏尾？”

我略一寻思,又问:“你想这恫吓的人是谁?有没有头绪?”

霍桑把信笺折拢了,沉吟地说:“这却难说,和我们作对的人不止一个,凭空猜想,有什么意思?”

我低头不答,心中还竭力推想这个人到底是谁。

霍桑又含笑说:“包朗,别把这种事放在心上罢。我料这发信人是个不中用的坏家伙。他也许在某一件事上受过你我的惩戒,怀恨在心,可是他缺乏胆量,不敢直接报复。现在他听到了你要结婚,便设下这个空城计,要使你的精神上感受不安,聊以泄忿。这真像一个低能的孩子,体力上斗不过人家,就拿块墙泥,在胜利者的门上写上‘某某吃屎一百担’,出出气。这是一种卑怯心理的表现,没有什么意思。不过如果你这样子忐忑不安,那就恰正中了他的计。包朗,回去罢。你要是不听我的话,那么,这五天工夫,夜长梦多,尽够你受用哩!”

二 废园中的疑迹

霍桑的譬解和劝慰果然使我安心得多。不料事变的发生竟然再接再厉,我们回到寓所的时候,第一个信息,又使我心底里蕴伏的恐怖一刹那重新活动起来。据施桂说,在一刻钟前,我的心爱的佩芹曾经打电话来叫我,说有要事面谈。什么要事呢?我们结婚时的一切仪式和手续,彼此早已谈定,难道伊此刻另外又发生了什么问题?

霍桑又给我譬解道:“你姑且去一趟,管教你没有什么事的。我在这里等你罢。”

我答应了,慌忙走出寓所,跨上一部黄包车,叫他赶紧往南通路去。这时候霍桑给我的安慰,已完全失去了效力,我的心房中仍不住地跳荡。因为刚才那一封无名恫吓信,合了这意外的电话,未免太凑巧。我虽然竭力镇定,实际上我的神经偏偏不服从命令。

车子到达南通路转角,那面东的一所洋房就是沪江大学教授高敬修的住宅,我的未婚妻的闺闼也就在向马路的二层楼上。我进了大门,顺着那条黑白相间的卵石砌成的小径,绕过花圃,预备径自去见佩芹,问一个明白,以便解释我心中的惊疑。谁知我走了几步,还没到正屋的阶前,忽听到后面有脚步声音。我回头一瞧,

大眼黑发的看门的木林，正三步两步地追赶上来。我是在这屋子里出入惯的，平时用不着他通报。这时我不禁停住了脚步等他。

木林走近来，问道：“包先生，你可是来瞧小姐？”

我道：“是的，伊打电话叫我来的。”

木林睁大了眼睛，呆呆地向我打量了一下。我见了他这副神态，微微有些发怒。

他忽说：“小姐出去了。”

我呆了一呆。木林是个十六岁的孩子，天真还没有消失，大概不会说谎。但佩芹刚才既然打电话叫我，怎么竟出去了呢？

我道：“真的？伊往哪里去的？”

木林摇头道：“我不知道，小姐没有说明。”

“伊没有关照你我要到这里来吗？”

“没有。”

奇怪，伊既然用电话招我，又不留一言，竟自顾自出去，什么缘故呢？莫非施桂听错了，打电话的不是佩芹？

我又问木林道：“你可知道小姐没有出去之前可曾打过电话？”

木林又摇摇头：“我也不知道，我在门房里，小姐打过电话没有，我是听不见的。”

“那么小姐什么时候出去的？”

“约摸有一刻多钟了。伊吃过饭后，出去买了许多东西回来，待了没有多少时候，又匆匆出去。”

“伊出去时很匆促吗？”我有些惊异。

木林道：“是。小姐出去买东西时有人送一封信来，伊回来时我就将信交给伊。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伊走出来问我，门口有没有黄包车。我看见伊的神气非常慌张。”

我不免有些着急，又问：“伊接过一封信？”

“是的，一个年轻的男人送来的。”

“你认识这个人？”

“不。他丢了信就走，也没有说话。”

我更加着急：“伊就在门口坐车子出去的？”

木林点点头。

我记得进门的时候，转角上有两三部黄包车停着，不如向车夫们问一问，或者可以知道佩芹的去向。我慌忙退出大门，木林也跟在后面。我向一个车夫询问，据说在一刻钟前，果然看见一个女子从洋房中出来，吩咐车夫往味莼园去。我私诧佩芹为什么往味莼园去？可是有什么人和伊约会？我不再犹豫，回身向木林点一点头，一脚踏上一辆黄包车，赶紧往味莼园去。

昏暗的天空忽然下了几点细雨，我把车篷下着，心中满怀着惊疑。味莼园本是上海的一个私人园林，也开放做公众的游憩之所。若干年前，每逢春秋佳日，士女如云，也曾盛极一时。但近几年中，因着新兴的游戏场的发达，味莼园便日于落伍。在平时这园中已绝少游人们的踪迹，何况当这阴寒的天气，既不宜于出游，佩芹又忙着筹备嫁事，怎么会一个人往这废园里去玩？那么，有什么人约伊去的？这约伊的人是谁？可就是先前写恫吓信给我的人？还是……

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好在南通路离味莼园不很远，一会已到了园门。我下了车子，园门前不见一人，也没有停着的车子。我向园内一望，看见园中大槐树底下，有两三个小孩子在那里绕圈子玩着，我走上前去，见是两三个邻近的乡下孩子。我含笑向一个较大的男孩子说话。

我道：“天下雨哩，你们还不想回去吗？”

这孩子睁眼答道：“我们要玩哩，这样的小雨不打紧。”

我又道：“你们不是玩了好久了吗？刚才可曾见什么人进来？”

另一个较小的女孩子抢着答道：“见过的，有一个女子来过，往安恺第背后去了。”伊伸出小手指一指。

我又问：“你可曾看见伊出去？”

女孩道：“还没有呢。你自己去瞧罢。”伊说完拉着同伴们的手走开去了。

我急于要找佩芹，便不再耽搁，三脚两步地走向安恺第去。这时安恺第的前门已经关锁，墙壁窗户也都剥落朽蚀。回想当年筵宴集会之时，管弦嗷嘈、裙屐纷错的盛况，真不胜今昔之感。这时候我当然没心思凭吊，一口气绕到了安恺第背后的露台。何曾有什么人？我又向四面兜了一个圈子，依然是毫无踪迹。我重新回到露台下面，站住了发呆。

佩芹往哪里去了呢？据木林说，伊曾接到一封信，分明有人约伊到这里来的。再将车夫和孩子说的话作证，伊果然也曾践约。但这约会人到底是哪一个？怎么鬼鬼祟祟，一眨眼便已不见？难道伊有什么秘密？

唉！这断乎不是事实。假使伊有什么秘密约会，当然不会再打电话叫我。可见伊到这里来，一定是受了我的仇人的诱骗。可是伊也太鲁莽了，伊既然打电话叫我，怎么竟不能少待一会儿，却一个人到这里来，落进我的仇敌的圈套？就时间论，前后相距没有多少工夫，佩芹即使受愚，还不会有什么危险。但安恺第和别屋的窗门既然都已紧闭，露台上又没有……

这时候我的眼珠凭着脑球的指挥，转到露台上去。露台上有几个石凳，凳旁有两张白色的纸片，远望去还很新鲜，显见遗留在这里不久。我急急走过去，将纸拾起来一瞧，芬芳扑鼻，原来是女子装饰用的粉纸。今天是北风，因着屋子的掩蔽，纸上不曾着雨。纸的一端，有一个箭贯心的压印，这就是最名贵的柯劈特牌粉纸。我的眼光同时又接触另一种东西，在这粉纸的旁边，还有一个很长的烟尾。我拾起来瞧时，是茄力克牌，并且很新鲜，不消说丢落的时间也同样不久。

唉！说也惭愧，这时我禁不住生出一个大疑点来。两星期前，我曾买过一打柯劈特牌粉纸送给佩芹，这两张纸可就是伊遗留在这里的？还有那个烟尾又是谁遗留的？佩芹是不吸烟的，当然另有一人。这人可也是女子？或者竟是一个所谓时髦男子？如果这样，这男子又是个什么样的人？佩芹一接信怎么立刻就赶来会他？这真是太不可思议！我越来越觉可疑，竟假定佩芹来此实在是出于秘密的。打电话的本不是伊，只因施桂听错了，适逢其会，无意中就被我撞破机密。然而回转来一想，我又自觉得神经过敏。佩芹是个温柔端淑的女子，我们的婚约又是出于伊的自愿，断不至于另有什么秘密的情人。不，我决不可武断地诬蔑伊的人格！我推想的结论，料定佩芹必是受了匪人的诱惑或强迫，方才到这里来。这时谅必伊已经从后门出园了，因为这里的空屋门窗完全关闭着，如果宵小们用强力将佩芹拘禁，多少总不免留些迹象的，事实上却完全没有。我想到这里，便急步向后门奔去。

这后门的篱笆果然已被人撬开了。我走出去一瞧，没有人影。又向地上细瞧，要想发现什么足印，以便证明佩芹究竟曾否从后门出去。不料足印不见，却发现几个明显的马蹄印子，似乎有马车在后门外停过。距离后门不远，有几家旧式的小屋，我就走过去问一个白发近视的老婆子，可曾看见有马车在园后门口停过。

老妇答道：“不错，有一辆马车在门口停了好久，我们正在诧异呢。”

我忙道：“你可曾瞧见坐车的是什么样的人？”

老妇道：“我看见的，好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年女人，他们向西去的。”

事情有些眉目了，而且和我的推想居然吻合。我恨不得有一辆汽车，立刻向西追去。我抬头一望，看见远远地有一辆空黄包车，就不禁高声呼叫：

“黄包车！……黄包车！”

这时候我忽闻有人在背后叫我：

“包朗，快下大雨了，你打算往哪里去？”

三 恶消息

这意外的呼叫声音很熟悉，我一听便辨得出是老友霍桑。他怎么也会赶来？我回头瞧时，霍桑已奔到我面前。

他说：“你准备干什么？我等你好久不见回来，不免心焦，赶到高家，木林告诉我，你是到味莼园来的，才知道你的踪迹。你为什么这样子慌慌张张？”

我低声道：“霍桑，大事坏了！”

霍桑也有些诧异：“唔，坏了什么事？”

我就将经历的情形约略说了一遍。霍桑初听时还很注意，后来却越听越淡漠起来，等我说完，他反而笑嘻嘻地向我瞧着。他是幸灾乐祸？当然不会。那么他是想用镇静的态度来安慰我？

他说：“包朗，你可是以为你的未婚夫人，因着受人诱骗，已落到了你的仇人的手中去？”

我反问道：“是啊，你难道以为佩芹的失踪不是被骗，内中另有什么别情？”

他笑一笑：“包朗，别再胡思乱想罢，你的未婚夫人正好端端在伊家里呢。”

我瞧瞧他的神色，分明不是戏言，忙问道：“当真？你怎么会知道？”

“我看见伊的。当我问了木林，从高家乘车到这里来的时候，车子到成都路转角，看见伊也乘着黄包车转弯过来，伊一定是回家去的。”

“你没有瞧错？”

“你别多疑心了，只要到伊家里去一趟，我的话立刻可以证明。”

我沉吟地说：“那么伊大概果真从后门出来，所以我没有撞见。霍桑，你想伊到这里来，究竟和谁约会？”

霍桑挥挥手：“别再疑神疑鬼了，黄包车来了，快坐了往高家去，我在寓里等你。”

我不便再说，只得坐上车子往南通路去。如果霍桑没有瞧错，我刚才的推想只算吃了一次虚惊。但伊是明明到过味菀园的，伊为着什么事来？来去虽如此匆促，露台上却还留了两张粉纸，更教人不能索解。我一路乱想，越想越觉难忍，等到车近高家门前，我的疑焰变成了怒火。

我在门房里找到了木林，便问道：“小姐不是回来了吗？”

木林呆了一呆，忽张目摇头道：“没有啊。”

我大吃一惊，愣住了不知所措。

他又说：“你的朋友霍先生来过的，他向我问过几句，他是特地来寻你的。”

我道：“我知道。但霍先生去了以后，你家小姐不曾回家过吗？”

“没有，伊不曾回来。”

“也许伊进来时你不在门上。”

“不，你走后，我一直在门房里。你不相信，可进去问太太。”

这又出我所料，事情真有些蹊跷。现在我进去见佩芹的母亲，应当怎样措词？

我又问道：“你家老主人可曾回来？”

木林道：“还没有，他要四点过后才回来。此刻只有太太一个人在里面。”

我实在有些慌，不知道怎样告诉佩芹的母亲，不如先回去和霍桑商酌一下，再打算进行的步骤。

我向木林道：“我现在有事，不进去见你家太太了。但你一看见小姐回来，请伊立刻打一个电话给我。”

我的车子到爱文路七十七号时，已近四点钟，霍桑刚才回寓。我走到办公室里面，霍桑回转头来，带着诧异的声音问我：

“怎么样？你……”他已瞧见我的神色，立即将口中衔着的纸烟取下，定睛注视在我的脸上：“包朗，可是有什么变故？”

“佩芹没有回家啊！”

霍桑的脸色也有些惊异：“真的？难道我竟会瞧错？”

我道：“也许你见伊以后，伊另往别处去了。”

霍桑摇摇头：“我遇见伊的地方，就在成都路转角，我明明看见伊的车子向东往南通路走去，伊何至于过门不入？”

“那么你的眼光难道也会有失错的事？”

霍桑的脸上忽然现出一种忸怩不安的神色，这是难得瞧见的。他定了目光沉吟了一下。

他说：“我自信似乎不至于此。但我遇见伊的时候，彼此的车篷都下着，并且在转弯角上，两车相接，只有一瞥的功夫。”

我道：“既然如此，我们姑且假定你没有看见伊，那么你想伊到底往哪里去了？”

霍桑不答，他立起身来，一手执着纸烟，一手插在藏青哗叽的裤袋里面，低着头在室中往来踱着。他的态度也显然改变了，似乎他也承认这件事出乎他的意料，果真不能够轻视。

一会他立定了，说：“包朗，照现在的情形看，我们对于方才你接到的那封恫吓信，似乎不能够完全不加理会。假使你的未婚夫人果真失踪，那一定是由于我们的敌党作祟。”

我惶然道：“唉！你现在也以为那信不是虚声恫吓吗？但佩芹如果已经落了敌手，那是十二分危险的，我们应当赶紧设法将伊救出来才好啊！”

霍桑只点了点头，又不回答。他的眉头蹙紧了，脸色也很严厉，显示这回事的确严重。事变既然来得突兀，作难的人是谁又一时没有头绪，我们怎么着手呀？

一会，霍桑仍镇静地说：“包朗，你姑且忍耐一下。你的未婚夫人是否果真失踪，此刻还不能说定。少停伊会自己回去，也未可知。”

我道：“我但愿如此。但万一伊到底不回，你可有追踪的方法？”

“这样，我们姑且假定伊是被匪人诱去的，伊接过一封信，那一定就是他们的诱饵。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用的是软功，也许不致有强暴行为。”

“我以为先柔后强，也未始不可能，味莼园里此刻已空废没有人了。”

“然而这班奸徒不像是江南燕一流人物，他们即使和我们作对，但对于我们的虚声也不至于完全没有顾忌。所以我料他们断不敢公然用暴力相迫，只是利用什么狡猾密谋，暗中破坏你的婚姻，万一失败，他们也不致负直接的责任。但瞧方才那封信既然没有具名，又不敢直接送到我们寓里来，便可见他们胆小如鼠了。”